



十  
的  
智慧

布朗神父

著——G.K.切斯特顿

G.K. Chesterton

译——景翔

*The  
Wisdom  
of*  
Father  
Brown

◆ 布朗神父探案全集

十 我们最怕的是没有中心的迷宫。

文艺出版社

VOL.

II

◆ 布朗神父探案全集

*The Wisdom of*  
**Father Brown**

十  
**布朗神父  
的智慧**

著——G·K·切斯特顿  
G. K. Chesterton  
译——景翔

十 我们最怕的是没有中心的迷宮。

上海文艺出版社

VOL. II

## 作者简介

G. K. 切斯特顿 (G. K. Chesterton, 1874—1936)

举世闻名的英国作家，献身侦探小说，创造出“布朗神父”这位现代犯罪文学上不朽的教士侦探形象，深受读者喜爱。G. K. 切斯特顿也是最早提出“侦探小说应视为一种文学形式”的辩护者，他的这番论述至今仍被列为最聪明、最有见地的论述之一。

G. K. 切斯特顿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伦敦大学。广涉文学评论、编辑以及神学等，对 20 世纪初的英国文坛有显著的影响力，他最热爱、投入心力最多的是推理小说。

切斯特顿所创造的布朗神父，是继福尔摩斯之后英国短篇解谜推理创作热潮之中最重要的侦探形象。与福尔摩斯探案不同，布朗神父侦破谜案并不依靠对外在物质线索的观察，也不需要追踪罪犯踪迹，而是借由宗教对于人性心理的了解，透过哲学思维对人类的犯罪行为做出慧黠的洞悉。正如博尔赫斯评价的那样，小说并非以暴力和血腥吸引读者，而纯粹是虚构环境下的智力游戏。这种侦探推理手法影响深远，成为日后阿加莎·克里斯蒂、约翰·狄克森·卡尔等黄金时期大师的灵感源头。

切斯特顿长年笔耕，生前的最后十二年每周都在报纸上发表评论文章。除了努力创作正统的古典解谜推理之外，他还对推理小说做了种种的实验，写出《奇职怪业俱乐部》与《知道太多的人》这类颠覆推理小说公式的作品，是推理史上不可或缺的大师级人物。

## 译者简介

景翔

1941 年生，台湾省台北工专三年制土木科毕业。主修理工，爱好文学艺术，曾任职于电脑界及新闻界，在中国时报工作二十五年（历任副刊编辑、资料室编译、时报周刊副总编辑、时报周刊总编辑、中国时报艺文组主任、“中国时报”社会服务部副总经理）后退休。他是资深的影评人和专业译者，担任影评工作多年，曾主持广播及电视节目，喜爱文学小说，尤其是推理小说，翻译过数十部推理小说。曾参与催生《推理》杂志，并长期撰写《推理录影带选介》《推理小说大家看》两大专栏。

景翔先生所译的《布朗神父探案全集》多年来一直备受读者推崇，也是中国推理迷公认的最佳译本。

布朗神父

的智慧

VOL. II

著——G. K. Chesterton

G. K. Chesterton

译——景翔



◆ 布朗神父探案全集

*The* VOL. II  
*Wisdom*  
*of*  
Father  
Brow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布朗神父的智慧 / (英) 切斯特顿  
(Chesterton, G.K.) 著; 景翔译.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2  
(布朗神父探案全集)  
书名原文: The Wisdom of Father Brown  
ISBN 978-7-5404-5897-3

I. ①布… II. ①切… ②景…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98591号

本书译文经厦门墨客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 由立村文化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

布朗神父探案全集 II

## 布朗神父的智慧

作者: G.K.切斯特顿  
译者: 景翔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徐小芳 吴健  
封扉设计: 萧睿子  
内文制作: 刘晓霞 杨进宝 刘芳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http://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3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7.875

书号: ISBN 978-7-5404-5897-3

定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

试读结束: 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目 录

- 1 密室失踪案 7
- 2 盗贼的天堂 28
- 3 难成的决斗 52
- 4 甬道里的人 70
- 5 机器的错误 94
- 6 凯撒的头像 113
- 7 紫色的假发 132
- 8 传说的诅咒 153
- 9 铜锣之神 176
- 10 失窃的调味料 195
- 11 奇异的罪行 212
- 12 消失的凶器 235



# 1 密室失踪案

欧利昂·胡德博士是位著名的犯罪学家，也是某些身心失调症的专家，他的那几间诊疗室坐落在斯卡波罗海边，有一长排很大而明亮的落地长窗，外面的北海就像一道无边无际蓝绿色大理石的外墙。在这种地方，海有点像一块蓝绿色护墙板般单调：因为那几个房间本身就都收拾到整洁得可怕的地步，就像整洁得可怕的海洋。不过可千万别以为胡德博士的住处毫不奢华，或甚至了无诗意。这些都有，而且各归其位；可是让人觉得这些都绝不会容许有任何逾越。那里有的是奢侈的东西：在一张特别的桌子上有八到十盒最好的雪茄烟；可是这些烟都仔细排放，让最浓的总最接近墙壁，而最淡的则最接近窗子。一个上锁的透明酒柜<sup>①</sup>里放着三种酒，全是上等美酒，酒柜就在这张放奢侈品的桌上；可是据说里面的威士忌、白兰地和朗姆酒在瓶中的酒量始终不曾变动。那里也有的是诗意，房间左边角落里书架上排放了整套英国的古典文学名著，而右手边则是英国和外国生理学家的著作，

---

<sup>①</sup> 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之子坦塔罗斯，因泄露天机被罚立在高及下巴的水中，头上有果树。但渴时想喝水，水即退去，饿时想摘果，果树即升高，使其饱受折磨。以其名为名的上锁玻璃酒柜，因无钥匙开启，就取不到酒而令人嘴馋。



可是如果有谁从架子上取下一册乔叟<sup>①</sup>或雪莱<sup>②</sup>的作品，留下的空位就会像一个人缺了门牙似的让人看了不舒服。不能说那些书都从来没人看过；可能还是有人看过的，可是总让人觉得所有的书都用链子拴住定位，像是老教堂里的《圣经》。胡德博士把他的私人藏书架当公共图书馆来对待。如果说装满诗文书籍的书架和放着烟酒的桌子会影响到他在科学方面的名声的话，那不用说他那种崇高的学术地位得以维护的是这位专家图书室里其他书架上的藏书，以及那些上面放置了脆弱的，甚至像精灵般的化学仪器和机械器具的别的桌子。

欧利昂·胡德博士在他住处那一长串房间里走动。那里——像孩子们的地理课本上说的——东侧以北海为界，西侧则是重叠林立的社会学与犯罪学方面的藏书。他身上裹着一件艺术家的丝绒袍子，可是一点也不像艺术家那样不修边幅；他的头发已有大半灰白，但仍然生长得浓密而健康；他的脸很瘦，但是气色很好而且充满活力。整个人和他的房间都让人感到既严谨又不安定，恰似他（纯粹为了卫生的原则）将他的家搭建在旁的北海一样。

命运像在开玩笑似的推开了门，让一个大概可算是和这栋房子及其主人完全相反的人走进了这几间又长、又直，傍着海的房间里。在简短但客气的敲门声得到回应后，门向里推开，一个不成形的小小身影走进房间来，那个人好像连自己的帽子和雨伞都是一大堆行李般不知如何处理。那把黑色的雨伞乱成一团，早已连修都修不好了；帽子则是一顶宽卷边的黑帽子，是教士戴的，但在英国却不常见；这个人真是平凡无助的化身。

---

① 英国诗人，以伦敦方言写作，使之成为英国的文学语言。最著名的作品是《坎特伯雷故事集》。

②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有抒情诗《致云雀》《西风颂》及长诗《伊斯兰的反叛》等。

博士强忍住惊讶打量着这个新来的人，那副样子就像是有一只虽然巨大但显然无害的海中生物爬进了他的房间。而新来的那个人对着博士则露出笑脸和上气不接下气的亲切神态，活像一个肥胖的打杂女工刚挤进一辆公共汽车的表情，混合着精神上的自满与实质上的慌乱。他的帽子滚落在地毯上，那把沉重的雨伞在他两腿之间砰然滑落；他弯身去捡一样，又冲过去捡另外一样。但他那张圆脸上始终带着不曾稍减的微笑，同时还一面说着下面的话：

“我名字叫布朗。请你原谅我，我是为了麦克奈布家的事来的。我听说你常常帮别人解决这方面的烦恼，如果我弄错了的话，请你原谅我。”

这时候他已经爬在地上捡回了帽子，对着它很奇怪地点着头，好像一切都安排得相当的妥帖。

“我实在不懂你的意思，”那位科学家用冷冷的神态回答道，“我怕你是弄错了地方，我是胡德博士，而我的工作几乎完全是和写作和教育有关的，我的确有时候接受警方在遇到奇特而重要的案子时的咨询，可是——”

“哦，这可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个叫布朗的人插嘴道，“哎，她的妈妈不让他们订婚哩。”然后他一副很讲道理的样子，靠坐在他的椅子上。

胡德博士不高兴地皱起了眉头，但是他两眼里却闪着可能是怒气也可能是觉得有趣的光芒。“不过，”他说，“我还是不懂这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他们想要结婚，”那个戴着教士帽的人说，“玛姬·麦克奈布和年轻的托德亨特想要结婚。你说，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吗？”

这位伟大的欧利昂·胡德在科学上的成就剥夺了他很多其他的东

西——有人说是他的健康，也有人说是他的信仰；但是并没有完全剥夺他对荒谬事物的感觉。听到这个天真率直的教士最后那句话，他忍不住发出了笑声，让自己投身在一张安乐椅里，露出受咨询的医师那种讽刺的神态。

“布朗先生，”他一本正经地说，“我已经有十四年半不曾受托来处理私人问题了：当时还是一件企图在伦敦市长大人的宴会上毒杀法国总统的案子，而现在的问题，据我了解，是你一个叫玛姬的朋友该不该当她一个叫托德亨特的朋友的未婚妻。哎，布朗先生，我是个愿意冒险的人，我愿意接受这个案子，我愿意给麦克奈布家我最好的忠告，就像当年我给法国政府和英国国王一样的好——不，还要更好，好过十四年前。我今天下午没有别的事要做。把你的故事说给我听吧。”

那个名叫布朗的小个子教士相当客气地向他道谢，但态度上还是很奇怪地非常简略。好像他是在一间吸烟室里麻烦一个陌生人递火柴给他，而不像他（其实就如）在感谢基尤花园<sup>①</sup>的创造者亲自陪他到野地里找一株四叶苜蓿<sup>②</sup>。在诚心致谢之后，这小个子男人几乎毫不停留地开始叙述：

“我告诉你我的名字叫布朗；呃，这是真的，我是那个小天主教堂里的神父，我敢说你一定看过在这些零零落落的街道过去，小镇最北端的那座教堂，就在这些弯弯曲曲像道海墙似的沿海而走的小路里最远的一条上，住着我教区里最诚实，可是脾气很大的一个信众，是个

---

① 英国皇家植物园，坐落于基尤，原为伦敦里士满区一处皇家产业，17世纪末由坎培爵士开始搜集种植各种花木，到19世纪末，花园占地已达117公顷（约228英亩），于1841年收归国有，成为皇家植物园，内有四万种植物，650万种标本，及23万册藏书。

② 即俗称的“幸运草”。

姓麦克奈布的寡妇。她有一个女儿，靠出租雅房维生。在她和她女儿之间，还有在她和房客之间——呃，我敢说双方对彼此都有很多话可说。目前她只有一位房客，那个年轻男子叫托德亨特；可是他比所有其他的房客更麻烦，因为他想娶那一家里年轻的女子。”

“而那一家里的年轻女子呢，”胡德博士虽然没说，却极感兴趣地问道，“她怎么说？”

“哎，她也想嫁给他，”布朗神父叫着，急切地坐直了身子，“这正是可怕的复杂状况。”

“真的是个很可怕的谜。”胡德博士说。

“这个叫詹姆斯·托德亨特的年轻人，”那个教士继续说道，“据我所知是个很规矩的人；可是没有人对他有多少了解。他是个很开朗，棕色皮肤的小家伙，灵活得像只猴子，脸刮得干干净净的，像个演员，殷勤得像个天生懂得奉承的人。他好像相当有钱，可是没有人知道他做的是哪一行。麦克奈布太太因此（因为她生性悲观）觉得他的行当一定很可怕，大概和炸药有关。那种炸药想必是见不得人又无声的那种，因为那可怜的家伙只是一天把自己在房间里关上几个钟头，锁上门在里面研究东西。他说他这份隐私只是暂时性而且很正当的，他答应在结婚前一定会解释清楚。大家能确知的就是这些了，不过麦克奈布太太会跟你讲更多她并不知道的事。你知道在这样一块无知的地上，谣言会像草一样地长。有人说听到那个房间里有两个声音在交谈；可是等门打开的时候，总发现只有托德亨特一个人。也有人说看到一个神秘的高个子，戴着丝绸面的大礼帽，又说从海雾中走出来，显然是从海里来的，轻轻地走过沙地，在夜色中穿过小小的后花园，最后听到他和那位房客隔着打开的窗子谈话。他们的会谈似乎以争吵收场，托德亨特用力地把窗子拉下来关上，而那个戴高帽子的男人则再度融入

海雾之中。这个故事由他们那一家人说来极其神秘；不过我真的认为麦克奈布太太比较喜欢她自己最初的那个版本，说另外那个男人（或是其他的什么东西）每天晚上都从放在房间角落，整天都锁着的那口大箱子里爬出来。所以，你看，托德亨特那扇锁上的门简直就被当成了《一千零一夜》里所有奇想和怪谈的大门了。可是，那个穿着很体面的黑外套的小家伙，像客厅里的钟一样准确而无辜。他按时交房租；他等于是一个禁酒主义者；他对小孩子始终非常亲切，而且可以把他们一整天都逗得很开心；最后一点，也是最紧急的一件事是，他让自己同样得到家里那位长女的欢心，准备明天和他走进教堂成婚。”

一个对任何大理论感兴趣的人总想要把这些理论应用在小事情上。这位伟大的专家降尊纡贵地俯就这个教士的单纯，而且非常的宽容。他舒舒服服地坐在安乐椅里，开始用有点心不在焉的讲学般的语调说了起来：

“即使是在最小的一刹那，也最好先看看大自然的主要趋势。某一种花也许不会在早冬凋谢，但花朵都会凋谢；某一块卵石也许永远不会被潮水打湿，可是潮水总在涨退。在科学的眼里，所有人类的历史就是一连串共同的行为，摧毁或迁移，就像苍蝇在冬天大量死亡，或春天鸟都飞了回来。所有历史中最根本的事实就是种族。种族产生宗教；种族产生法律和道德上的争战。再没有什么比那种狂野，不谙世故而可厌的种族，我们一般称之为凯尔特人的更厉害的案例了。你的朋友麦克奈布一家就是标本，他们又小又黑，流着那种爱做梦、爱漂泊的血，很轻易地就接受任何事件迷信的说法，就像他们仍然接受（请你原谅我这么说）你和你的教会所代表的那些对任何事件所做的迷信解释。像这种人，后面有大海在呻吟，前面又有教会（再请你原谅我这么说）在哼哼唧唧，会把原本大概很平常的事加上奇幻的说法，也就没什

么不得了的。你，有你那地方性的小小责任，只看到这一个什么麦克奈布太太，被那个什么听到两个声音，看到一个高大男人从海里出来之类的故事吓得半死。可是有科学方面想象力的人，却看见有一大群像麦克奈布这样的人，散居在全世界，平均说来就像是某一种鸟一样彼此一模一样。他能看见成千上万的麦克奈布太太，在成千上万的房子里，把她们那些小小的病态滴进她们朋友的茶杯里；他看得到——”

这位科学家还来不及说完他这句话，另外一个更不耐烦的敲门声在外面响起；有个人穿了条窸窣作响的裙子匆匆忙忙地从走廊上走了过来，推开房门的是一个年轻女孩子，穿着很规矩，但因为赶路而有点慌张，面色通红。她一头被海风吹乱的金发，如果不是她那苏格兰人略高又略红的颧骨，那她可算是个十足的美女。她表示道歉的话说得像发号施令那么突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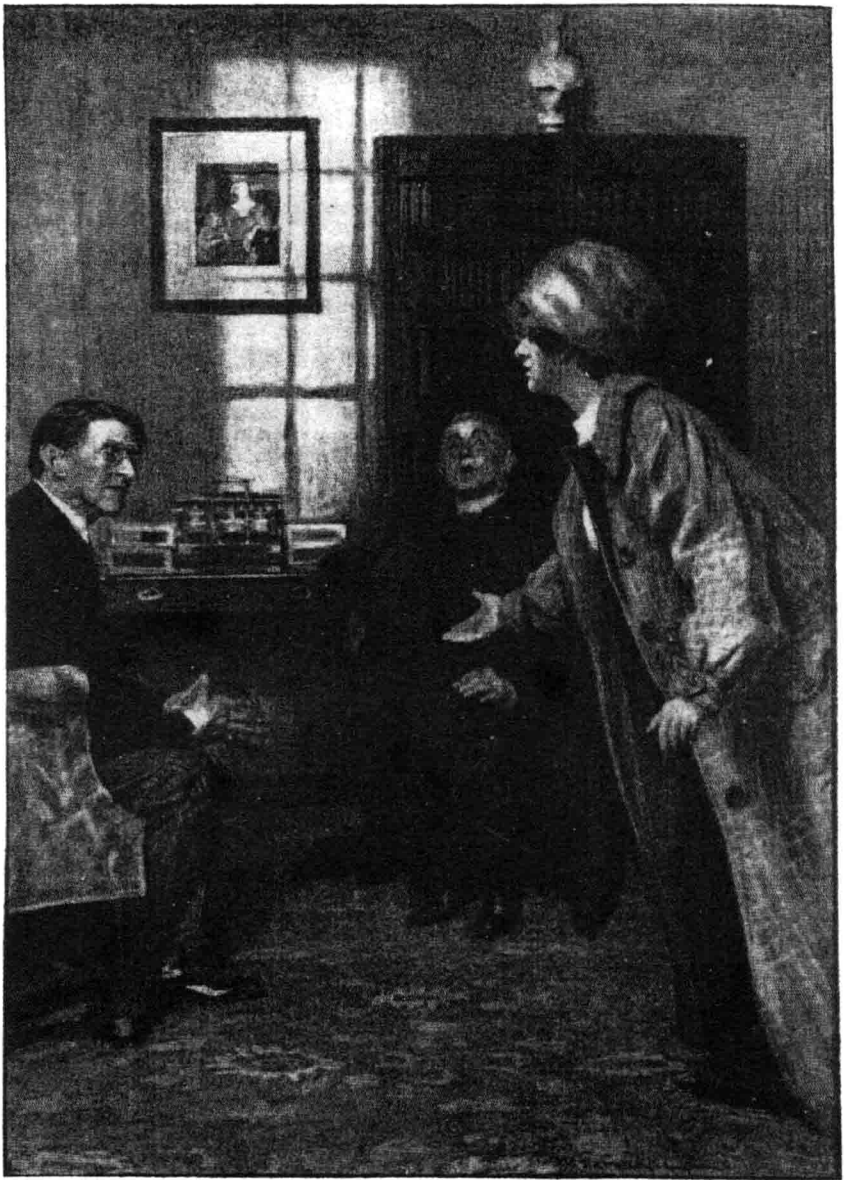
“抱歉来打扰你，先生，”她说，“可是我不得不马上跟着布朗神父赶来，因为那是件生死交关的事。”

布朗神父有点慌乱地站了起来。“哎，出了什么事呀，玛姬？”他说。

“詹姆斯被谋杀了，我只晓得是这样，”那个女孩子回答道，仍然因为赶路而气喘吁吁，“那个叫邵依阁的人又和他在一起；我隔着门很清楚地听到他们在说话，两个不一样的声音：因为詹姆斯声音很低，喉音很重，另外那个声音很高，会有颤音。”

“那个叫邵依阁的男人？”神父有点困惑地重复了一句。

“我知道他叫邵依阁，”那个女孩子很不耐烦地说，“我隔着门听到的，他们在吵架——我想是为了钱的问题，因为我听到詹姆斯一再地说：‘对了，邵依阁。’或是‘不对，邵依阁。’然后又说：‘二、三，邵依阁。’可是我们讲得太多了，你们一定要马上就来，也许时间还来



得及。”

“可是是什么时间呀？”胡德博士问道，他一直很有兴趣地打量着那个年轻的小姐，“那个叫什么邵依阁的和他的钱有什么麻烦？为什么这么紧急呢？”

“我想破门而入，可是没办法，”那个女孩子回答道，“然后我绕到后院，想办法爬上窗台去看屋子里面，里面很黑，好像是空的，可是我发誓我看到詹姆斯蜷成一团躺在角落里，好像是被药迷住了还是被绑住了。”

“这就严重了，”布朗神父说着抓起了他溜开了的帽子和雨伞，站直了身子，“事实上，我正把你这件事说给这位先生听，而他的看法——”

“已经大有改变，”那位科学家严肃地说，“我想这位小姐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像个凯尔特人，既然我现在没有别的事要做，我不如戴上帽子跟你们一起到小镇那头去吧。”

一两分钟之后，三个人一起朝麦克奈布家那条可怕的小街走去：那个女孩子像个登山客似的喘着气执着地大步前进，那位犯罪学家步态优雅（却有着如豹子般的敏捷），而那个神父精力旺盛地快步赶路，看不出什么特征。小镇边缘的景象倒不见得完全不符合那位博士所暗示的那种荒芜的气氛和环境。分散的房屋一栋比一栋离得更远，像一条虚线似的沿着海岸过去；下午的时光已因早临的暮色而近尾声；海水呈现暗紫色，发出不祥的喃喃声音。在麦克奈布家那处下斜向沙滩的荒凉后院里，有两棵黑黑的，看来光秃秃的树，像两个将手吃惊地高举的魔鬼站在那里，而从街那头迎面向他们跑来的麦克奈布太太，两只瘦瘦的手也同样箕张着，表情狂乱的脸隐在阴影里，让她自己也有点像个魔鬼。那位博士和那个神父几乎无法回应她尖叫着重述她女



儿所说的故事，还有她自己加上更多恼人的细节，一再发誓说要为邵依阁先生犯下的谋杀罪报仇，还有托德亨特不该被人谋杀，尤其是后者胆敢说娶她的女儿，却没能活着做到这件事。他们穿过屋子前面狭窄的走道，到了后面那个房客的门口，胡德博士以一个老侦探的手法，以肩膀用力撞门，把门撞开了。

门撞开后，眼前是一片凌乱，看到的人大概一点也不会怀疑这个房间里是两个，甚或更多人发生冲突的现场。扑克牌散在桌上和地上，好像玩到一半被打断了。一张茶几上放着两个准备倒酒的酒杯，但第三个却在地毯上碎成一个水晶的星星，离那里一两英尺的地方躺着一把像是长刀或短剑的东西，很直，但有一个颇富装饰性的彩绘的柄；钝钝的刀刃映照着由后面窗子射进来的一道灰色闪光，窗外就是衬在铅灰色海水前的那两株黑色的树。在靠房间对面的角落那边有一顶男用的丝绸高礼帽滚落在那里，像是戴在头上刚被打下来的，甚至让人觉得还在滚动。在后面的角落里，像被扔在那里的一袋洋芋，却有如送上火车的箱子一样五花大绑着的，是躺在地上的詹姆斯·托德亨特先生，一条丝巾横在他嘴上，六七条绳子绕着他的手肘和足踝打了好几处结。他那双棕色的眼睛却十分灵活，机灵地转动着。

欧利昂·胡德博士在门口略停了一下，好好地看了看这个无言的暴力场景。然后很快地走到地毯那头，捡起那顶丝绸的高礼帽，一本正经地往仍然被绑住的托德亨特头上戴去，那顶帽子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大了，几乎一路滑下来盖到他的肩膀上。

“邵依阁先生的帽子。”博士说着，把帽子拿起来，用一个放在口袋里的放大镜仔细看着帽子里面，“怎么解释邵依阁先生不在，却有邵依阁先生的帽子呢？因为邵依阁先生不是一个对衣着很不在乎的人。这顶帽子样式很流行，而且掸刷保养得很好，虽然并不很新。我想他